

歷史典故

# 行走旅順口 品讀近代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曉玫 毛絮微

大連市旅順口區位於遼東半島最南端，被稱為遼寧的「天涯海角」。區內有舉世聞名的天然不凍港，為天津海上門戶和東北的天然屏障。大陸和海洋性氣候兼具，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是最適宜人居之所。旅順口是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自然保護區和國家森林公園。蛇島、鳥島、黃渤海分界線等世界觀觀分佈於此。

步行於街區，古老斑駁的歐式建築掩映於粗壯的珍貴樹種之間，別有一番異域風情，靜謐與祥和在行人悠閒的步履中轉轉。然而，作為土生土長的大連人，對於探究旅順口、心中仍有難以逾越的障礙，每每提筆，重逾千斤。半個世紀的戰火硝煙和殖民統治使旅順口飽受異族鐵蹄踐踏。這一個彈丸之地，猶如一座露天歷史博物館，記載了中國近代史上太多刻骨銘心的片段，很多當年叱咤風雲的人物在旅順口的歷史中，或流芳千古，或遺臭萬年，都永遠的留在歷史年輪的印跡裡。更有那些隱落在日間繁華勝景下的老建築，宛如凝固的樂章，經歷風雨飄搖、屈辱苦難仍鏗鏘昂昂，於寧靜淡然之中，向後世的人們傾訴當年的那段血雨腥風和奢華盛景。

## 回望歷史 沉重的傷痛

中國近代史上，兩次曾深刻影響中國命運的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都發生在旅順口。清軍、俄軍、日軍先後修建了50多座炮台和堡壘。尤其是1905年以後，日本統治旅順口長達40年之久。在這片僅有5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戰爭遺址和帶有濃重多元文化色彩的建築隨處可見。「東雞冠山」是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主戰場，戰壕彈痕斑斑歷經數十年風雨沖刷仍清晰可見，曾經日俄戰爭西戰線的主戰場「二〇三高地」現已成為國家森林公園，山上仍保留着當年的古炮、戰壕和見證歷史的塔碑。日軍在中國策劃、實施侵略陰謀的基地——「關東軍司令部」，如今成為博物館，向人們控訴着這支罪孽之師在中國犯下的惡行。有東方奧斯維辛之稱的「旅順日俄監獄舊址」已被中宣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歷史帶給旅順口沉重的傷痛，遍佈全城的遺跡讓人思之切膚，觀之痛心。

旅順口最為世人所知的旅順軍港始建於清代。1881年至1894年，李鴻章在這裡修軍港，築船塢，建海岸和陸路炮台，開辦水雷、魚雷和管輪學堂，設置海軍公所。耗資數百萬兩，營建出北洋海軍的要塞。站在白玉山頂向南俯瞰，一幅絢爛的海港圖景，平展展的映入你的眼簾。左邊黃金山，右邊老虎尾，似長堤相對，如雙環環擁，天然的鎖鑰，確是一道形勢險要的海上雄關。當年主持工程的袁保齡，曾形象地比喻說：「水師為驪珠，旅順威海皆為鱗爪。」他為後人留下《閣學公集》，十卷「公牘」，幾乎全談旅順工程。有感於旅順港渾然天成，袁保齡揮墨留下了「大海瀾回憶從前唐戰寇征往昔英雄垂信史；高山天作願此後錦京風水中興日月麗神州。」的壯美之篇。後人至今仍對這位筭路藍縷的先行者懷有深深的敬意。

雖然天險在握，然終究清廷腐敗，難抵倭寇之襲。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李鴻章耗百萬兩白銀修築的北洋重鎮——旅順口未能做一日之守。日軍侵入旅順口，對手無寸鐵的旅順口人民進行了四天三夜慘絕人寰的血腥屠殺，共殺害群眾約2萬人。為掩飾自己犯下的罪行，日軍令其36名同胞組成收屍隊，把死難者屍體集中火化後，將骨灰埋在白玉山東麓。1895年底，由於「三國干涉還遼」，清廷被迫再出3000萬兩白銀收回遼東半島，派來接收旅順的直隸州道員顧元勳在祭掃死難者的墓地，憑弔埋於地下的同胞的忠魂後，接受各界人士的建議和懇請，為死難同胞督建殿宇，立碑親書「萬忠墓」，以示祭奠。自此，官民年年祭祀不衰。萬忠墓距今已一百多年，然而走近萬忠墓，觀看紀念館裡的史料，祭拜埋葬2萬平民的巨大墳丘，那百年前的嘶喊還在耳邊迴盪，斑斑血跡仍於眼前湧動，讓後人沉痛警醒，不敢有稍許的忘卻。

旅順口區新華大街9號，是一座有着100多年歷史的3層小樓。在近代旅順口，這裡曾住在3位聲名顯赫的人物，分別是最後一代肅親王善耆、女間諜川島芳子、末代皇帝溥儀。善耆就是那位至死不願在皇帝退位詔書上簽字的頑固的清朝王公貴族。夢想恢復大清的天下，糾集一群遺老，組成「宗社黨」。從北京逃來旅順口，在日本軍部的授意操



老鐵山燈塔。



旅順火車站。



肅親王府。

縱下，變賣家財，招兵買馬，先後於此籌劃兩次所謂的「滿蒙獨立運動」。然終因大勢已去，善耆在憂愁和哀鳴中鬱鬱而終。肅親王的十四格格愛新覺羅·顯玕（金鑾輝），即為臭名昭著的女間諜川島芳子。在肅親王死後，川島芳子住進肅親王府，時常女扮男裝，穿梭往來於旅順口、天津、上海之間，與日本軍部要員打得火熱。1931年11月，溥儀與婉容又由川島芳子穿針引線從旅順大和旅館遷至肅親王府，一時間王府就變成了溥儀與婉容居住的臨時「行宮」。有人說，在風雨飄搖的逃亡歲月裡，溥儀夫婦曾經舉行過一個「瀟灑生寒」的生日晚會。那天溥儀身著龍袍接受前清遺老朝拜，並在小樓前合影留念。這件事被日本人知道後，很快便派人前來，不准沖洗照片，並收走了底片。那虛妄的快樂，終究如封建王朝一般，隨歷史的塵埃一起消弭無形。

## 對外開放 迎來新紀元

從甲午戰爭起，旅順口先後經歷被日本屠城佔領、被沙俄強行租借、後經日俄戰爭被日本再次佔領。1945年日本戰敗回國後，旅順口被交由蘇軍管理，到1953年才終於回歸祖國的懷抱。然而，鑒於其重要的軍事地位，旅順口始終蒙著神秘的面紗，外國人來旅順口是要經過嚴格審批的。改革開放了這麼多年，當咫尺之隔的城區經濟發展如火如荼時，旅順口依然以淡泊的心偏居一隅，守着近代史上那些傷痛，堅定的捍衛着我國北方門戶。

直到2009年，經國家批准，旅順口實現了由局部對外開放到全面對外開放的重大跨越，旅順口人民迎來了歷史的新紀元。相信以其獨特的自然環境，優越的區位優勢，在不久的將來，一個全新的旅順口必將以嶄新的姿態雄起於世人面前。

旅順口是一座不忍碰觸的城，每翻閱，就痛徹心扉。但同時她也是一座不容遺忘的城，因為歷史昭示我們，忘卻這裡的昨天，就必定會重蹈覆轍之苦。著名作家柯靈先生曾寫道：旅順有海，有山，風景楚楚動人，附近還有蛇島和鳥島這樣的自然景觀，供遊客獵奇；但最撩人肺腑的卻是那些驚心動魄的歷史遺蹟。以我狹隘的眼界和行蹤，還沒有見過如此集中、沉重、深刻、活生生的博物館城市。時代已經把旅順的舊夢遠遠地拋在後面，可是我們絕不應該忘了這些歷史的傷痛。

古典瞬間

許步書

# 尋思金聖歎

清明節，我在南京開會，休息時間問《莫愁》雜誌總編一起去逛三山街。石頭城下的三山街，如今更加繁華，人來車往更加繁忙。不知是現代都市的氣息和故都文化的遺風碰撞，還是清明祭祀亡魂的節氣撥動我的神思，我忽然問：「王總，好像六朝故都的行刑之地就在我們的腳下。這毗鄰秦淮青樓妓館的刑場下面，彷彿埋藏着一個不屈的冤魂。他就是江南儒冠，我國偉大的文學評論家金聖歎。」王總編見我來了靈感，笑答道：「對。我約你逛三山街的目的，就是尋找這位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又為真理置性命於不顧的『反貪污、反腐敗』的文化戰士。」

金聖歎所批閱評點的六部天下才子書《離騷》、《莊子》、《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評論透闢，識見精到，名垂青史。本來，作為一介書生，不阿諛權貴，只賣文為生，足以歡樂一生。然而，這位大才子卻憂國憂民，出詞問忌。在順治皇帝(1661年2月)駕崩死訊傳到蘇州，大小官員設靈服喪時，他與一幫文人秀才不顧官場情面。「進揭帖」，圍觀響應者達千餘人。本來，這「進揭帖」運動是旨在控告縣官貪污皇糧而打死平民的罪責，殊不知縣官和巡撫又是同穿一條褲子的貪官。於是，第一批就抓了十一人，官方想借此壓下事端。誰知金聖歎徹夜寫了《十弗見》一書，以辛辣諷刺的誅筆，諷譏了朝廷的黑暗與腐敗，並匯集了幾千人去「哭廟」，擊鼓鳴鐘，聲震四方。巡撫朱國治驚恐萬狀，悟出欲平定事端「必殺金」之理，於是上疏朝廷。皇帝當然不會憐惜區區江南名士秀才，照殺不誤……

走在三山街上，想着這令人心悸的故事，思潮澎湃。王總編彷彿看透我的心緒，認真地說：「也許當年金聖歎被押赴刑場的途中，沒有悲歌，也沒有吶喊，但他以自己的鮮血譜寫了一曲耿介狂狷、剛直不阿士大夫的千古浩歌，以自己的頭顱呵護真理，唱出守衛靈魂真夫子的萬世輓詩。作為一代鴻儒，我以為他的浩氣恐怕比他的才氣更長留於世。」的確，如今的三山街雖然沒有掩埋金聖歎屍骨的荒塚，但我總覺得他那毫無媚骨的陰魂還伴隨著我們這批文化人，他似乎在告誡我們，作為一個文化守靈人應具備的道德情操——那種為民眾分擔艱難而捨身取義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胸懷。的確。如今的三山街雖然沒有一塊金聖歎的石碑或半片遺物，但南京真是讓人感到是一個凝重和神秘的地方，正如當代雜文家吳非所說：「孫權一世之雄。不過得個偏安，金粉六朝，其實正是不知痛癢的時代，其後南明小朝廷的短命，其後又有斷送香港的《南京條約》，其後又有洪秀全的敗亡，其後又有侵華日軍滅絕人性的屠殺……」

我忽然又想到，不知為何，從來沒有導遊對我提及尋遊這個地方，騷人墨客，市井男女，也多愛到秦淮河邊尋覓八艷芳蹤，或是沉入那歌舞廳與夜總會，難得也懶得到三山街邊訪古思古……

想到這裡，我忽然覺得自己大愛「管閒事」了，人各有所愛，允許不同的遊法。但千古興亡多少事，勸人知史之興替，從某種意義上尋找金聖歎的蹤跡，聽點警世的故事，至少也是對思想境界的陶冶吧！



圖解：世界上最遠的距離，就是明明很近，但是隔着牆，我卻看不到你！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每到秋風起時，總是會勾起人的無限遐思。自晉代張翰為了家鄉的鱸魚羹辭官歸里以後，尊菜就成為了歷代文人的一種情緒，成了「擺脫世俗干擾、逍遙自娛」的代名詞。唐代李中詩曰：「尊羹與鱸膾，秋興最宜長。」時至秋涼，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鱸膾與尊羹。就連以愛國憂民著稱的陸游，適此時節，也要喃喃自語：「人間定無事，怎換得玉脣絲尊？」不論世間的人事如何更迭替換，尊菜的美味與吸引，是始終不變的。

我第一次到江南，見到浮生於池沼水面的尊菜，曾有些失望。那些形如青萍的橢圓水草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尊菜。就是《詩》中「思樂泮水，薄采其芣」的「芣」？及至在飯店裡初嘗尊菜，更是起了輕視之心，因為盛在一隻煮過了頭的青菜，顏色暗黃，像是像原來那樣舒展開來，而是葉緣捲起，變成了條狀，更顯得土裡土氣。至

於做羹的湯，也看不出有何特異之處，就像一碗白水，泡着稀疏疏疏百十來條尊菜，上面浮着淡淡幾幾星油花。與其他色香誘人的菜餚相比，先天上就存在不足。然而我只嘗了一口，就立馬知道，之前的輕視是多麼的錯誤。湯是用雞骨熬成的上湯，撇去了浮沫和油星，所以看起來清湯白水的。鮮菜吃到嘴裡，滑滑的，極為鮮美。鮮菜炒到嘴裡，滋味互為襯托，互為輝映。把尊菜嚼碎吞落到肚中，嘴裡仍有一股清新芬芳在不斷散發，令齒頰留香。這時候，我才知道什麼叫餘味無窮。據店家說，做尊菜並不需要什麼烹飪技巧，最主要的就是材料新鮮，品質優良。因為新採的尊菜，莖葉皆布有一層黏液，可保證其味甘脆軟，若是留置久了，就會失去嫩滑的原味。故尊菜一如江南靈秀女子，越嫩越好。可尊菜，蔬食中的一道上品，用雞湯做尊菜羹，就是食中之法寶。實際上，魚才是尊菜的最佳搭檔。江南食肆，凡以尊菜為賣點的菜式，大多是圍

赤有可閱

# 秋日尊羹之思

繞魚做文章。如吳中一帶，是用太湖特產的銀魚配以尊菜做羹湯，銀魚的鮮，尊菜的脆，組合成了最完美的味道。尤為讓人舒心的，是銀魚的身形小巧，沒有一般無鱗魚的牛毛細刺，吃起來更感快意。杭州餛飩則多用鱸魚來做尊羹，鱸魚的肉質細嫩，口感脆美，與尊菜搭配也是妙不可言。此外還有用魚丸做的尊菜羹，也能滿足食客挑剔的味蕾。同出於江浙的魚和尊菜，組合到一起，不僅具有一種專屬的味道，且蘊古人意趣。杜甫有詩曰：「網紫粘圓餅，絲繁煮細尊。」從他對魚尊羹的推崇與稱讚，可知他也是個知文人之人。同時也可以推想，唐宋之時的文人若是沒有吃過尊羹，估計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文青」。



尊菜 網上圖片

吳翼民

# 重陽登高勇爭先

落籍於江南名城無錫，無錫的名山惠山是我經常遊覽的去處，但登山覽勝並不多，比賽登山的機會則更罕有，然而我五十五歲那年的重陽則真真實實經歷了一次，由文化系統組織，共200餘人報名參與，雖無錦標爭奪，卻也昂揚激烈、拚得很苦，勝得也甜。

參加比賽者按年齡分兩組，以五十歲為界，以上者為老年組，以下者為中青年組，我當然在老年組之列。詢之，老年組有六十餘人。我揣摩自己能處於中游算不錯了，至少不塌台，對單位和自己有個交待吧。

比賽從「春申澗」山下出發，但聽得一聲令下，眾選手便奪路而跑，循着上山的石階向高處攀登。惠山的山道有許多條，重疊交錯，善於選擇捷徑應是制勝之道。我非老無錫，對山道路徑不甚了了，只能隨大流拚力而上，憑着自己堅持長跑的體力，沒有被大隊人馬拉下。看左右選手，中青年居多，也有不少精神矍鑠的老年組成員，當然更多的是重陽登高的市民。三百多米高的惠山就在無錫城中，乃當地市民登山鍛煉的首選，重陽節自然更為炙手可熱，所以要繞開眾多的登高市民也需要功夫的，不然堵塞在人流中間，像墜入蟻陣，何以脫穎而出？

進入「春申澗」山道，路變得逼仄了，一面是潺潺的山澗，山澗瀉入一個清潭，清潭溢出的水再蜿蜒下奔，前幾天剛下過一場秋雨，水勢不小，便使得